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賜進士第都督韓邦彥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等事

宋紀一百十二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是日權河

南鎮撫使翟琮及權知虢州董振以山寨餘眾入潼關後二日琮入西京僞齊畱守孟邦雄方醉卧遂俘其族以歸庚申襄陽鎮撫使李橫破潁順軍降僞齊知軍事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僞齊兵于長

葛縣 甲子命尙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用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者歲用錢糧五十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庾又言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通曉軍務請以爲參議官從之 李橫復潁昌府先一日橫引兵至城下僞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橫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巷戰不勝遂遁去劉豫聞橫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先出京城殺擄數百人奪騎數百走翟琮軍琮以先爲鎮撫使都統制 乙丑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

之屬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
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地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
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
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鈎攷當議殿最 金人破
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
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
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于興元約金人若
以大兵取蜀卽三帥相爲應援子羽聞敵至諭彥俾以
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
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

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

之既而完顏杲

本名薩里罕舊作微离喝

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

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于

沙隈金人捨騎來攻戰十合金人見進軍少晡時步卒

竝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

吾糧食以入蜀耳卽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

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幹辦官甄瑤持手書督彥清野

來會遂踰西鄉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

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江

州筠州臨江興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卽吉州屯駐言于

朝丁卯詔飛卽以兵赴行在 己巳尙書吏部侍郎兼
侍講席益試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中書舍人兼侍
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庚午詔大宗正司自廣州還行
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
諸宗室俱行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閔伯歲以辰
戌月祀用酒脯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
選水軍五百人勘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于法
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白木黃
紙爲之紹興末乃改作 壬午詔禁衛神武三衙諸軍

御前忠銳卒執親兵竝支雪寒錢 二月丁亥朔陞桂
州爲靜江府以帝嘗領節度故也 辛卯置廣西提舉
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
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各二十七萬緡欽州
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
預提舉 陝西都統制吳玠與金兵遇于眞符縣之饒
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破卽遣統制官田
晟守饒風關拒金人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
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秘閣主管
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

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
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
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
往玠卽復馳與金人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州義士
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完顏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
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完顏杲大驚以杖擊曰吳玠爾
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
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將走降金人告以
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兵寡弱易敗乃縱
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嶺遶出關背夜以輕兵襲

取之仲荀果退走金人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闢饒風而
以精兵夾攻南師之背南師盡卻玠斬之不能止凡六
日關破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四川
大震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
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
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
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以歲課多寡爲殿
最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
竝罷 己亥金元帥府上言承詔賑軍士臣恐有司錢
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金主曰

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金監
軍完顏杲入興元府經制司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
風闢破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子羽遂西子羽
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羸糲至取草
木芽蘗食之道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
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
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
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金游騎甚迫玠夜
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
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旣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遶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遶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凶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畝稍集旣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于是軍勢復振乙巳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僞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旣爲鎮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

豫守襲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殪 庚戌
襄陽鎮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
橫旣進兵僞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陳州兵馬
鈐轄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
橫以便宜命皋爲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仍賜橫武
翼郎以下告身三百遂以皋爲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
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
淮西按兵無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
孟庾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
王庶責江州未行張浚復起庶爲參謀官使詣巴州檄

置梁洋一帶庶至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
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卽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
始金人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完顏杲至金牛鎮不見
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及問庶在巴州吳玠陽
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歸路敵邏得之且野亾所掠倉少
乃引兵還興元 三月丙辰朔禮部尙書洪擬兼權吏
部尙書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
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
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同老而慢其
下多縱弛帥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旣無所憚又軍倉

不足悉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澡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琦竝罷而澡勒停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已巳徵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尙書工部侍郎赴行在潁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一百京西山寨竝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潁昌遣使詣都元帥宗翰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齊師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

數日置酒高會金人問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之於京城西北牟駝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浹逐也潁昌復破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爲敵所執令其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壬午進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以李橫進節帥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鉅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 初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于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剛爲湖南

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筠戮于市其眾分隸諸軍
夏四月丁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震爲
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號陝州鎮撫使震言敵兵侵
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
川將帥不能堅守墮其謀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
晉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師深入可
以破僞齊之巢穴兼率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 尙書
左僕射朱勔非以母憂去職 已丑韓世忠言近被旨
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爲屯田之計沿江荒田
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請

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有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
給佃人爲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
科配徭役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論刑罰輕重國祚短
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者終身罰之
雖經赦宥永不收叙帝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
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 辛卯起復劉光世爲檢
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
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鞠之
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於帝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
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見之其下皆謂

不可或請以騎行德不聽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士
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權而別 金人去興
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劔南諸州皆爲徙治之
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移潼川軍閫者皆憤或取
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遺浚書爲言已在此
敵必不南浚乃止完顏杲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
去興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關不及斜谷路
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悉棄之於路浚遣統制官王
浚復洋州興元府杲旣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
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爲我語之

欲來卽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遺杲書以大義責之杲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鎮江 癸巳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燬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竝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爲宣撫使 乙未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金人于興元南龍潭降其軍四百丙申僞齊將李成以眾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皋與之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

遂剖心而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淡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么眾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人寇公安縣彥質言么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領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城外 庚子詔改昭慈獻烈皇太后諡曰昭慈聖獻皇后詔復五帝日月之祀其禮視四方帝祀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上壬日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咸生帝辛丑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

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淡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
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多
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僞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爲太子自
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
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爲信安郡王丙午封哲宗
美人慕容氏魏氏竝爲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 錄
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竝爲進功郎緯世父太
僕卿維中建炎中從帝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
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遣統領

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
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
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
至行在以康民爲御前忠銳第九將 西南蕃武翼大
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
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間
乞第旣效順頗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絹賞之
所得亾慮數倍其後阿永所中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
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
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之帥臣

親與爲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榧茶
麻酒米鹿豹皮雜瓊蘭之屬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馬
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鉅綵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
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鉅帛四千
餘匹兩鹽六十餘斤鉅則取於夔之涪州及大寧物帛
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其直償之 辛
亥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叛奔僞齊文以所部屯明州
城東朱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
至定海縣忠銳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
文乃去沿海制置仇愈率諸將追之不及 壬子起復

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 五月乙卯帝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卽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 丙戌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爲利州觀察使琮言道路梗澁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及李橫牛皋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

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臬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眾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眾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它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帝覽牘奏始憂之于是蜀口金騎已退而董先牛皋皆失守南奔行在未知也 丁巳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虢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爲祭告諸陵之費 己未權河南鎮撫使翟

琮權陝虢經略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僞
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
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北南涉僞境北臨大河亦得兩
國虛實但西南去宣撫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
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于行
朝宣撫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爲聲援詔報已令韓世忠
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南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
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爲名 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
祕閣以元祐黨人故也 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
直爲迪功郎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

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詔沂中招捕餘黨
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旣而沂中捕
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信軍承宣使
亂之始伦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
曹伦肅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爲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
乙亥天中節韓世忠進生鹿帝不欲卻諭輔臣將放
之山林以適物性 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
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
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金房鎮撫
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旣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

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于洵陽乃棄均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宜撫司參議駐兵達州而畱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禘以兵三千守金房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爲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眾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虔賊旣平令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亦獲安妥詔俟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

等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初張浚旣受黜陟之命事重者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爲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故承議郎胡端修贈直秘閣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 六月甲申朔榮州防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川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間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後昇

而藏之又八年則變之金耀門文書庫 尙書吏部侍

郎韓肖胄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軍
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尙書充副使肖
胄子孫官七人松年五人丁亥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
徇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宜以濟艱難
它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
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
等在彼間而緩之也肖胄母文氏聞肖胄當行爲言韓
氏世爲社稷臣汝當受命卽行勿以老母爲念帝聞之
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 庚辰宣撫處置使張

浚奏捷且請赴行在詔王似盧法原督使趨赴任仍降
詔撫存蜀中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時浚方論卻
敵之功將佐幕客皆以便宜遷秩既而似法原俱至蜀
浚遂與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劉子羽參議官左
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
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左朝散郎利州路提
點刑獄公事馮檄權樞密院計議官偕行俱東 甲午
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玠爲荆南府
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
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鼎統制

官辛太崔邦弼任安杜湛之眾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
乃命璣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
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璣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
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竝受璣節度
時知岳州范寅數遭內艱以策獻于湖南安撫使折彥
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璣行之已而璣請招安金字牌
帝曰近來賊盜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
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么跳梁江湖罪惡
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爲但令璣破賊後止戮渠魁數
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么及黃誠劉衡周綸

皮真竝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徒一切不問如
從中自併及頭首領當議優與推恩 己亥罷沿海制
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總領和州防禦
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海縣以總領海船所
爲名 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
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
增月椿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景真等告
之于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竝相以軍用不
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
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

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爲東南之患 丙午詔
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
大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
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
圖牒以辨親疏始岐獻簡王仲忽爲宗官多所建白論
者以爲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員學
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時已
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丁未
詔卽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
爲監生置博士二員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

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已改
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既
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帝尋遣使和解仍
書賈復寇恂事賜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
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
世部曲也忠銳第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
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虔州班師
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
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
言臣爲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爲辨理乞還

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帝不許忠民以告真于櫝中
藏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畱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號鎮
撫使董先于軍中 癸丑川陝宣撫司以三泉縣爲大
安軍以武臣种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爲判官兼縣丞
自陝西旣破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秦州
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
馬來市西馬復通 秋七月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
未成而役夫少欲于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
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帝曰不可四方聞之以
爲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

已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爲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賊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攷校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竝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爲三等之差著爲令 初置提舉孳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俸賜視雜監司合樞密差幹辦官三員本路給廩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庚

申權尚號鎮撫使董先奏虢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
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乙丑尚書省言韓肖胄已至
泗州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軍護送者二千人
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肖胄至汴梁僞齊劉豫
欲見之副使胡松年曰見之無害豫之臣欲令以臣禮
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
能折旣見松年長揖豫叙寒溫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
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
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
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尚書攷

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福建還異出使九月間所按吏凡八人薦士張九成等十二人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勲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朱伯友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己巳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徽言宣諭湖南還徽言出使九月間所按吏十六人薦士劉延年等三人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竝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

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帝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宜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尙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帝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尙書洪擬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

守臣獻羨餘則黜之

徐康國侯彭老

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

止及疎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卧家視事未嘗入

謝得美職而去

洪炎

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

廖邦傑

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貸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

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陳公行酤賣則不敢問

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

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帝嘉納 甲戌神武中軍統

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自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

器械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

第四將范溫以所部充神武中軍左部統領 乙亥朱

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睿思殿祇候陳彥臣宣押赴行在詔神武副軍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 丙子以久旱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已卯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以所部赴行在 庚辰輔臣奏事曰願浩言雨足帝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帝命議獄刑弛力役進素饍及是雨乃足翼日帝始御玉食焉

八月丙戌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旣叛去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海至鹽城縣遣使臣闕中納款於偽齊具言沿海無防禦之人可以徑至二浙且圖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密州草橋鎮巡檢包德聞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萊州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等州且至淮南與大軍會合 戊子金主以趙撾誣告其父皆德公謀反命誅撾及其婿劉彥文初金人欲令其父子對質會蔡條力辨其誣乃止

攷異繫年要錄作六

月丁未今從今史本紀作戊子

已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赴行

在仍命飛以精卒萬人畱戍江州 壬辰川陝等路宣

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獄案乞用便宜指
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 甲午帝謂大臣曰元祐
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
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已之
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
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
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
不能固窮守節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
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
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帝及之 故降充寶文閣待制

王覲追復龍圖閣學士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
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衛之地悉淪僞境琮屯
伊陽之鳳牛山爲僞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
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 權商號鎮
撫使董先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兵已
眾恐不能贖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眾依趙鼎于
江西 戊戌金主詔曰比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
人授官今竝從朝廷選法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
爲禮儀使奉神御竝詣溫州 甲辰詔曰比者雨暘弗
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朕甚

懼焉蓋天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
序陰陽之故咨爾在外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
不逮者極言無隱 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
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帝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
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炎以來皆蠲之 乙巳詔復
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伦佐郎
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伦官全闕以都官
員外孔端朝兼權著伦佐郎至是吏部討論而有此命
已酉侍御史辛炳言叨綴日參見辜執有畱身奏事
者臣竊謂天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黜陟

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容不公者
畱身之際何所不有恐分朋植黨之漸爲害滋大欲望
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畱身違者許
御史臺彈奏 辛亥嗣濮王仲湜請諸州宗室各以行
尊者一人檢察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
故仲湜以爲請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都
元帥宗翰議事 九月癸丑祕書少監孫近請命前掌
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
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祕書省
進奏院月報亦如之 初僞齊侍御史盧載陽上議陳

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劉豫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罔等五十餘人自登州泛海冊交趾郡王李陽煥爲廣王且結連諸溪洞酋長金主遣使毛都魯等二十餘人偕行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于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朽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權御射殿極卑陋茆屋裁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觸棟宇戊午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

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
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略謂頤浩循蔡京王
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荆淮立進取
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卽其親舊三
也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賊吏呂應問韓禧皆
滿數萬頤浩旣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五也
臺諫論事不合已意則怒形于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
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心腹
最喜者擢置臺屬使采臺中議論八也近者地震抑而
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

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遽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
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眾人
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
不以賞功者也疏入因改命 庚辰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自江州來朝賜金帶器甲飛養子雲年尙少帝亦
以戰袍戎器賜之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
僞齊兵于黃堆寨初陝西同統制軍馬楊政率諸軍渡
入至清水縣命勝與統領官楊從儀程俊等率忠義人
進討僞涇原第八將嚴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築蓮花
城勝急擊攻之翼日第十將宋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

勝等追殺無遺獲所部將十餘人師閔僅以身免勝還至臘家城復與敵遇步將從義郎彭辰戰死準備將承信郎賀吉爲賊所獲曰吾不死於敵手遂自殺是役也將士死者百二十有三人皆贈官錄其子 丙寅詔自今執政許畱身奏事如宰臣例 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趙鼎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落階官爲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戍江州飛言本路兵久不訓習乞畱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南安餘軍竝隨軍訓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

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
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帝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
官傳選屯江州李山知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
選山皆爲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
光世與秉淵素厚奏秉淵還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
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四千五百餘斛詔漕臣曾紆
津致錢糧爲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
至鼎推誠待之飛亦心服 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慈
聖獻皇后改謚冊于溫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戊辰帝
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

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 己巳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 壬申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獄斷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賞

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汪之嫌政令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詔神武後軍見在行在官兵八千人竝撥隸神武都統制張俊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王玠爲荆南府岳潭鼎

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爲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萬緡爲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爲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竝得節制始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 戊寅祕書省

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 庚辰集英殿
修撰蘇遲權尙書刑部侍郎 詔神武副軍統制江西
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爲神武後軍以飛爲統制 僞齊
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
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救之未
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承議郎洪邦彥
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走 是秋金都元帥宗翰悉
起女直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
得畱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賜主及第科舉黜陟有司便體朝廷恩威存養黎民世世享隆都尉亮編

宋紀一百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十月盡閏
逢攝提格六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三年

金天會
十一年

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

分遣使人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它

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

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民受其弊未還二

使不無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意三省可速行下

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
時劉大中明橐未還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尙
書兼權吏部尙書洪擬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
任胥吏故也先是帝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子駕部員外
郎興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繇是
父子繼罷 癸未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
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攷議
者以爲銓法最爲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
祐吏部法來上洪擬等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

定至是成書 戊子尙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尙書
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部侍郎 庚寅吳玠加檢校少
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
賣馬帝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
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
爲鑒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
令帥臣過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
騎兵不爲無益也 尙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
南路還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爲
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按吏二十人薦士十六

人 已亥僞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辛丑
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于
朝以爲廣西兵馬鈐轄旣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
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眾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
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融州土丁將兵往救
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
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隄旨
到日將已受詞訴絕結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
者以爲自軍興以來邨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攷
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蔓及平人或挾仇規

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 襄鄧隨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荆南時僞齊將李成旣得鄧州而劉豫之眾有歸襄陽者橫以爲寇至且軍食不繼隨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隨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知隨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眾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柰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二人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

糧舟至其眾遂安時權商虢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
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鉞數千兩犒橫
之眾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于境上橫大喜以所部
如洪州 荆潭制置使王瓚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
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剡其兩端與矢石俱下
謂之木老鴟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瓚
爲流矢及木老鴟所中退保橋口畱統制官崔增吳全
當下流親將神武全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 僞齊引
兵犯郢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僞知郢州超
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

官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
見在者皆還官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
置類省試行之纔二舉議者以爲姦弊百端且言本朝
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
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爲參詳官館職學官爲點檢官又
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
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漕司所費輸之
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正累降指揮申嚴行在於
是遂罷諸路類試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
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大理左斷刑右

置獄各復增丞一員 是月僞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統制官鄭瓊以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廬聲援賊乃還 十一月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帝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爲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然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舂掘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

恐議者或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己未詔王璣所部帥司并諸州軍竝權聽璣節制以璣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肖濟師也彥質聞命上䟽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使副璣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的緩急聽其憑凌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璣同心討賊如托故避事致有䟽虞當議重行竄責 庚申罷楚州吳城縣爲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 禮部員外郎虞灋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爲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

楊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 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荆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夔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口翼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其議取周倫寨又翼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爲空舟也令湖海船倚梯而上賊兵奄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夔遂并

將增兵後贈增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川防禦使錄其子 甲子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胄等速赴行在自帝卽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都元帥宗翰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

胄偕來

丙寅金以伊蘭

舊倫移
頓今改

路饑賑之

甲戌詔

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

戊寅荆潭制置使王玘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

鬱無慘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棄襄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

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
少畱其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尙可及也璣不聽是
日璣引大軍還鄂州畱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
準步諒四軍權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
隄四百丈 十二月壬午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
州軍馬杜湛爲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閤門祇候
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
進士高輔者爲張用所略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
正勸筠立功歸朝廷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
勝輔等令筠以藥紙爲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稅劉

汝舟持指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齎蠟書報之
超爲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
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爲總帥至是昌寓奏湛屢立奇功
筠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旣而錄輔之勞亦以爲連州文
學 癸未金賑哈蘭

舊倫曷
懶今改

路饑

壬辰右迪功郎新

監廣州賓口場鹽稅吳伸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
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
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
和今陛下將士雖眾孰講廉藺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
下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

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
減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
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
南之士又況諸軍無非潰亾之徒子女旣足金帛亦豐
邇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于臨敵豈不潰亾此士
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
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
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亾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
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
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

已兆而危亾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葺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 甲午詔李橫翟琮董先李道牛皋竝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卽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皋已在江州飛皆用爲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畱南昌如故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所穀雩祀正配位竝用犢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

臣請復太牢以祭事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 丙午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永壽等倨甚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卽館中與之計事倫爲翊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爲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陞集英殿修撰時王玘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 戊申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飛移其軍住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

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軍騎赴洪州軍行至長
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
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
奏戮機詔貸死送飛軍前自效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
季陵招安 已酉金使李永壽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
榻左右工部尙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于東朶
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
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于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
劔永壽等先進書于殿下見畢陞殿傳語館伴使副趙
子晝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

待之永壽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西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于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從容語戒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是歲金元帥右都監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中乃命分陝蜀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自

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達州自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自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金人決意入蜀遂攻和尙原統制吳璘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

紹興四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乙卯龍

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時議和不定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倫書於金都元帥宗翰所

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虔布龍鳳茶
遺之 戊午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
置使王玘所畱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太已未破
其皮寨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 先是金以韓
企先爲尙書左丞相召至上京金主見之驚異曰朕疇
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議定制度損益舊章企先
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焉甲子以
改定制度宣示中外 丙寅金主如東京 是日金李
永壽王翊辭行賜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翊曰永
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 自張浚召還而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帝聞之已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勲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尙列屯兵宜益務于和衷用力除于外患時玠爲檢校少保位遇寢隆故有是詔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沓乞製祝文付下帝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浚漕河以漕運不通

故也詔役兵得遺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聽

僧徒收座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統用二浙廂軍四千
餘人月餘而畢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
試尙書禮部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侍郎兼吏部侍郎
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 降通山縣爲鎮
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
鼎守洪都踰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戊
寅臨安府火 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
總管關師古叛降僞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
李進前軍統制戴鉞求糧于僞地襲大潭縣掩骨谷城
叛將慕容洧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遇敵兵與

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單騎降於豫自此失
洮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 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
時鼎寇楊太旣爲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隣
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
之知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
眾浚至遂畱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楫爲荆湖
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
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
有旨令王瓚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
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

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 乙酉簽書樞密院

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軍賊檀成犯長楊縣荆南鎮

撫使解潛遣統領官秉義郎閤門祇候胡免捕斬之成

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于慈利縣忠翊郎澧州沿邊都

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羣

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潛命峽州統制策應夔路

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宜城人也後贈從善三官

錄其家一人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橐出

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薦士朱敦儒等二

十人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

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橐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薛徽言
銳于有爲而橐大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蒙奉承大臣
風旨 壬辰工部尙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尙書胡松年
試吏部尙書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孟庾赴行在本府統制官姚端李捧王進竝以所
部偕還惟張雲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 丙申試尙
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試禮部侍
郎胡世將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
免劇曹 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侵仙人關先是
金旣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金人必深入乃

預治壘于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
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尙遠前陳散漫
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
陝西經略使完顏杲齊四川招撫使劉夔率十萬騎竝
進攻鐵山鑿崖開道趲仙人關既至據高嶺爲壁循東
嶺東下直攻南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
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
宗弼所襲破其寨南軍累敗玠斬震以徇金人復攻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
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人對論浚五年

在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傳雋諸人爲荆湖害
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
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
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
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
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亦論浚誤國犯
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
致其徒怨叛又信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
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
是也和尙原之戰萬年之功爲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

報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又用趙開
營財利行權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
蜀之不亾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
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浚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
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
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地分乃遣李允文王
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
罪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樞廷之權爲己家物乎既
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尙敢託言那掇隨軍錢物應
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沿路割

下荆峽諸州計置箭鋒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卽具
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之困也浚聞罷之始
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
後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畱數日修治器甲今聞政府
虛位則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畱滯何前緩
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爲黃潛
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爲侍從及金人有窺
江南意乃避禍遠去引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
求聚斂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
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

孫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陛下遣卽官持節召之浚乃偃蹇遷延旣到鼎澧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所爲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遂行錢物隸內藏爲封樁激賞庫浚旣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使都統制吳玠敗金人于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不敢有貳金人遣生兵

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敵怒擁眾乘城玠遣
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
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陳宗弼陳于
東將軍韓常陳于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臨時軍
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
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于玠曰此地爲蜀
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攻關玠從
之金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
督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杲駐馬
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

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歿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以銳兵持強力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常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浚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杲已下皆盡室以來旣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畱計自是不復圖蜀矣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

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
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
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 戊午端明殿學士
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未至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
至行在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
焯試左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
義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汾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
若再舉而行適宜于今事無戾于古典太常丞詹公薦
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

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
天地祖宗四位不曾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
間舉帝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 乙丑檢校少
保奉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大學
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
不已帝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卽移疾待
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帝乃釋然炳又言前
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
浚兼有眾惡望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
未幾謫福州居住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

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州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帝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懼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不爲威儀旣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恐軍民之間有冤抑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耳幕客乃服癸未寶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劉子羽責

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
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丙戌
吳玠與金人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戊子神武左副
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于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
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商虢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
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
制張俊皋見帝因陳劉豫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
命皋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
臨安府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邏初襄
陽旣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莫

居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進則可以
蹙賊退則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帝曰今復可
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
飛者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
疑兵令充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癸卯諫
議大夫唐煇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兵盡
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眾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然則
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
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
合兵或侵荆南或窺淮甸必不有一戰遂已望申敕諸

帥整軍旅遠斥堠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于上流及
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
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劄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丁未以
忠銳第一將隸神武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玠討
楊么遇賊戰死玠因請其軍自隸許之 是月金主至
自東京 五月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
行宮以爲便殿許之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
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
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
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搢紳

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于陛下而行之盡復舊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焉

子詔劄與三省樞院 川陝宣撫司奏敵兵自鳳翔退
走詔劄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甲寅江
西制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旣出師詔准西宣撫使劉
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
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迄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
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帝親筆詔監司帥
守餉飛軍無闕飛將發命軍士毋得殘民禾稼皆秋毫
不敢犯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乙卯詔荆浙江湖
通接過報州軍竝置撥鋪每二十里爲一鋪增遞卒五
八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

抵罪提舉官常切檢點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
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帝謂
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
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
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若不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
何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帝以章示二人它
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拒之
世忠見帝因及其事帝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
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
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卽結友而去卿與光世

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
請罪曰敢不奉詔它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帝以其語
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夏領夔州路兵馬都
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 甲子參知政事孟庾兼權樞
密院事 甲戌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
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罍之數其四升祠祭
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以下凡
三等今增爲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
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祭勿給酒其九以待中
中書令等侍立待閣門官其十設席升煙輿冊勿以散

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皆未克行也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人戍虔州專一措置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僞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乙未給

事 中 胡 交 修 試 尚 書 刑 部 侍 郎 太 白 晝 見 經 天 戊
戌 詔 神 武 軍 神 武 副 軍 統 制 統 領 官 竝 隸 樞 密 院 辛
丑 詔 祖 宗 正 史 實 錄 寶 訓 會 要 令 史 館 各 抄 二 本 一 進
入 一 付 祕 閣 丙 午 帝 謂 執 政 曰 岳 飛 已 復 襄 郢 尼 瑪
哈 聞 之 必 怒 況 今 正 是 六 月 七 旬 便 可 講 究 防 秋 儻 敵
人 尙 敢 南 來 朕 當 親 帥 諸 軍 迎 敵 若 復 遠 避 爲 泛 海 計
何 以 立 國 耶 權 尚 書 吏 部 侍 郎 劉 岑 改 戶 部 是 月
江 西 制 置 使 岳 飛 復 隨 州 初 飛 令 前 軍 統 制 張 憲 引 兵
攻 隨 州 月 餘 不 能 下 神 武 後 軍 中 部 統 領 兼 統 置 司 中
軍 統 制 牛 皋 請 行 乃 裹 三 日 糧 往 眾 皆 笑 之 糧 未 盡 而

城拔生執其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于帀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梟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 熒惑犯南斗 是夏金都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左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監軍昌自祁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翰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于歸化州先是劉豫移書於金元帥府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前去爲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所今大
軍可先往昌國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
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五日夜可
抵昌國或風勢稍緩十日或半月即可至矣至是諸將
會議宗翰堅執以爲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
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統務偷安爾宗輔亦
謂豫所言不可行後迄如宗弼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三